

吳興長橋沈氏家集

春星州堂集



84210

吳興長橋



沈氏家集

宣統紀元己酉四月

元和陸潤庠署檢



韻香廬詩鈔二卷

蓼庵手述一卷

春星草堂集二十二卷

看山樓州二卷

松桂林州二卷

春星草堂集文二卷詩五卷歸安沈善士太守所著也太
守由刑部郎改御史出守貴州歸主浙江詒經精舍澹於
進取隨流平進而當官勤事務舉其職其官黔中當幾墜
四起軍書旁午轉側寇鋒撫痕餘殘不避危險觀其詩中
所述雖蒼黃戎馬谿箐險惡而吟詠不廢一如無事所關
揚忠義敘述離亂及軍府籌畫山川岨阨多足以補志乘
葡它日 國史之采其都門唱咏雍容紀載風景尤多勝
焉文亦冲融澹雅如其爲人駢散兼行議論純實雖篇幅
不多往往可傳 合子子惇比部與余同官京師屬爲審
定爰敘之如右光緒己丑冬十月會稽李慈銘撰

序

同治乙丙之間余授徒郡城先生新自黔中歸門戶相望
過從甚密當是時先生爲先輩成德鄉人所敬余爲諸生
望實未立先生顧謙謙視若輩行交間出所作詩文相示
遣其叔子彥模從余學文彥模屢述先生志行及歷官中
外事故余知之最詳庚午十月先生卒卒後二十年爲光
緒己丑其冬余至京師長君家本子惇方爲刑部郎中其
子又爲余婿因出先生詩文若干卷屬爲之序則較先生
相示者十增六七焉先生不欲以詩文名者也先生昔官
刑曹沈默畏慎不求自異而勤於其職能以律意傳獄情
多所平反權貴人用事招之勿往及由御史出守黔中當

序

二

咸豐之季黔中羣盜如毛武人爲疆吏奴視禮法士先生
疑焉中立無激與隨其守銅仁有善政能擊退猝至之賊
完其城權事貴陽城圍方急日籌軍食修戰具夜巡城上
與士卒媵媵語倦則宿其帳中旬月閒鬚髮盡白事平疆
吏攘其功以與私人先生若未嘗有勞焉者旋以劾去先
生若未嘗有官焉者彥模之所述如此然則先生居官之
心但求盡其在我而名不計焉視汲汲表襮者遠矣而況
於詩文乎雖然天下有表襮而終晦隱約而愈顯者僞之
不可久與誠之不可揜也詩文之待人歎人之待詩文歎
盡其在我而名歸焉先生往矣其伸於今而傳於後者不

有興詩文俱永者耶姻愚姪烏程施補華拜撰

序

三



上海圖書館藏書

春星草堂集

瓊島賦

客有訪金海之祠眺水精之域者告余曰此金時瓊華島也亦越元明代加雕飾濃陰接天蔚然春色余心感焉退而援筆爾其功成粘罕運啟完顏闡乾基而撫宇移艮嶽以爲山妝臺兮律萃太液兮潺湲歌管急兮觴復進舞袖飄兮輦未還時則衛罷螭頭輝騰蟾魄樹影橫春花枝罩夕私語而夜半無人承恩而日邊一月恍昨夢之如新年已閱乎六百若夫大都旣建別殿斯崇延和近接介福遙通覓太真兮海上貯合德兮椒風芳華濃兮采采嘉蔭靄兮重重未幾而金鈿薜沒玉甕塵封天魔忽已罷舞人字佗以撐空及夫燕子南飛龍旗北徙閣何時而透迤亭何時而聳峙但逢楊柳作海棠結蘂亦復指鼇背以流連度虹腰而戾止新聲已斷玉蛾兒陳迹誰尋小山子亂曰宋起艮山左股擘兮輦來於燕斲雲骨兮桑海婁迢遶萊屹兮長表

皇居拱

宸極兮

潯陽琵琶賦

以江州司馬青衫溼爲韻

白太傅風流第一吟詠無雙送客而俄來蓼岸開樽而小

坐蘭艫奏驪唱於當筵正多別緒撥鷓絃於隔水忽聽新
腔初非簫鼓喧闐樂嬉遊於春日知是琵琶曲調寫怨思
於秋江則有潯陽勝地商婦停舟風方掠鬢月正當頭抱
檀槽而乍弄拂玉指以偏柔響徹垂楊之岸音連苦竹之
洲只疑紫府霓裳傳來湓浦不似紅橋簫管吹徧揚州於
焉悠然動聽悄爾凝思拓篷窗而洞啟撥桂棹而潛移方
期低唱淺斟四絃重拍豈料千呼萬喚半面初窺撫玉軫
而卻立整羅襟其自持旅枕偏孤此日但悲身世教坊第
一當年曾隸官司爾乃瑤席仍開金樽重把俄急雨兮泉
流忽明珠兮盤瀉或銀瓶乍迸夫水漿或鐵騎爭馳於原

文一

二

野一聲裂帛纖指初傳四座無言殘燈欲炮想宮商之入
聽江出游魚問家世兮安居陵名下馬於是黛眉乍斂絮
語難停感韶華之晼晚怨蹤蹟之飄零幸逢今夕之綠蘭
詞盡吐回憶少年之事蕉夢同醒銀甲空彈鏡裏而自憐
髮白藁砮何在江頭而獨對峯青遂乃棲遲謫宦感慨傷
讒住湓城之低溼離畫省之清嚴每當月夕花朝不聞絲
竹喜聽銅琵琶鐵絛如奏韶咸纖手而重煩推卻回頭而已
隔仙凡幾時日下旋歸沐恩波於紫禁一樣天涯淪落灑
淚雨於青衫俄而蟾影將沈鼉更漸急楓葉霜凝荻花露
浥莫不竟夕難眠百端交集澆胷中之塊壘大白頻浮奏

席上之笙歌小紅慣習從此千秋佳話菊部名傳豈徒滿座高朋蘭襟淚溼也哉

輕重相權以重圖法策

咸豐七年考漢御史名

欽定第三

錢幣始於太昊自高陽以逮陶唐或謂之金或謂之貨或謂之泉禹則鑄厯山之金湯亦鑄莊山之金代各不同輕重之制未詳太公立九府圖法輕重以銖其法漸備顧錢有互異之輕重有相權之輕重秦錢半兩漢初以重難用鑄榆莢錢文帝時以錢輕鑄四銖錢隨時增損輕重不一其至重者莫如七夕蟻鼻錢十二銖永安五男錢十八銖小錢直一重一銖末子錢重二銖爲最輕而鸞眼緹環抑

文一

三

又過之此互異之輕重也若國語所云民患輕作重幣母權子而行民不堪重多作輕子權母而行此相權之輕重也夫大錢始於周景王厥後大錢五十鑄於王莽直百錢鑄於蜀漢當五百當千錢鑄於孫權類皆濟用一時未久卽廢若後周鑄五行大布與當五之布泉並行唐鑄乾封泉寶一當十與舊錢並行明行武德錢當十以下凡五等民閒皆未聞不便乃今之當十銅鐵錢久已通行而鐵鑄大錢漸形壅滯此無他私鑄多錢日輕也夫惟講求官鑄錢質必良輪郭必厚銖兩必齊磨鑪必淨在官鑄一錢不惜數錢之費則民閒鑄萬錢亦無一錢之利私鑄絕而錢

日重矣我

朝園法參考前代酌劑得宜近復鑄當十大錢與制錢相輔而行誠輕重相權之良法哉

開卷有益論

咸豐七年考漢御史

欽定第三名

粵自苞符旣啟墳典聿興厯觀哲后之就將咸切宸修之懋勉殷紀念典周頌緝熙尙已三代以還六籍勿替如漢光武投戈講藝孝明帝升堂執經唐太宗乙夜忘疲宋藝祖詰難疑義豈徒斟酌百氏薈萃羣言云爾哉將以稽教化之隆污考政治之得失簡冊昭垂法戒具備也若宋太宗之諭廷臣曰開卷有益請申論之當太宗時朝右清晏

文一

四

海內乂安於是詔翰林供奉諸臣輯太平御覽千卷書進三冊日旰而猶勤期以一年星終而卒業神智旣益風尙克淳遂使文教涵濡儒風蔚起開濂洛之理學闡孔孟之微言誠御宇宏規守文令範已乃廷臣如宋琪者第見臨朝莅政勤勩良多稽古讀書勞瘁更甚進愛惜精神之說抒效忠君上之忱豈知人主深居九重不可忘者兢業之念不可有者暇逸之時惟垂情於典籍乃怵志於冰淵儻詩書禮樂之術疏則聲色狗馬之事親矣儻侍從講讀之臣退則導引宴樂之人進矣太宗方切古事之研求而宋琪徒效細人之姑息豈得謂引君於道惟懷永圖者乎且

夫學古有獲議事所資彼竇儀學問素優猶不愧爲宰相
趙普論語善讀尙能佐成治功况以寡聰之后博覽羣書
取鑑尤精收益更廣易有之曰能悅諸心禮有之曰好學
不倦胥是道也精神之用以奮興而益出官骸之束以莊
敬而日強宜乎太宗之謂開卷有益不爲勞哉

三國志帝魏不帝蜀論

王魏文帝其曰西南王

建安之季天下三分帝號鼎峙孰爲正乎曰昭烈爲正也
譬如士大夫家不幸本支中絕或以疏屬而奉烝嘗縱爲
失次世系則同不猶愈於以異姓而奪宗乎是以東周支
庶錄紹蒼姬琅邪宗藩緒延典午使夏無少康尙論者必

文一

五

不舍斟灌而帝有窮漢無光武有識者必不舍更始而帝
新莽陳壽作志奈何帝魏不帝蜀乎或曰帝魏非壽意也
壽旣以漢臣仕晉晉承魏禪尊晉必先尊魏實其遭際使
然然陽以帝紀予曹而陰以帝制予劉微旨多所散見其
於先主傳大書中山靖王勝之裔彰帝系也其曰西南王
氣景雲祥風昭帝瑞也其載譙周所引洛書甄曜度等篇
皆與昭烈諱字相合表帝符也又於黃初四年三月記月
犯心中央大星心爲天王王者惡之而於四月記先主殂
直以天王許昭烈矣且也昭烈立國本襲祖號壽雖貶漢
爲蜀而國志本文猶存漢號如漢邦將墜於地惟神祚於

漢家之類見於蜀志者十有七如非漢與吳將復誰任之類見於吳志者二其意若曰我不得已阿晉之旨以帝魏而隱躍其辭於文字之間以俟後人會其意而得之不亦可乎雖然壽寓意之微未必共識而使後世懵然於真僞之辨雖以涑水之賢而所作通鑑嫡魏而庶漢豈非壽階之厲哉迨至張栻作經世紀年始以昭烈接孝獻朱子綱目因之帝昭烈而寇魏大義乃炳若日星矣

李泌論

從來巖棲谷汲之人盛名朝右澗愧林慚之士捷徑終南一旦鶴書在門蒲輪就道往往圭組無色壇席不光所以

文一

六

綺里出而事業不彰殷浩徵而聲聞頓滅求其前後一轍名實相符其惟李泌乎泌初以京兆書生不縻於好爵嗣以潁陽高蹈自放於長林拜詔於軍旅之間受任於艱難之會山人衣白國士心丹蔚爲名臣彪炳信史矧乎尙矣觀其經綸雷雨依然富貴浮雲廊廟江湖何關榮辱泥塗軒冕不計升沈故能坎止流行難進易退豈以甫清輦轂遽返衡山知遇四朝仕經三己引年疏上避位情真視彼眷戀鼎鐘者不誠相去霄壤歟夫唐自覺起犖山禍延藩鎮廟貌頻震皇輿屢遷撥亂之志方殷濟變之才孔亟惟泌神識朗暢擘畫精詳決彭原進取之機建回紇和親之

計料陝州之可入知懷光之將亡假使北伐之計果行左
券之操不爽則子儀疾趨馮翊光弼速出太原糾僞將於
山東傾賊巢於河北凶頑之徒立翦而中興之業已成所
惜鄴侯惟根本是圖而肅宗以晨昏爲急耳且夫子房算
勝不立治功曲逆計奇未傳相業泌則自登宰輔丕煥大
猷鑿運道於三門興屯田於圻甸復府兵十六衛益神策
四千人凡所勤施悉關大計若此者皆爲人所莫及而尙
非泌之難能也泌所難能者殫竭臣子之忠保全骨肉之
愛不獨論家事之區處議上皇之奉迎已也當夫良娣譖
興東朝憂集時則根庇仙李辭誦黃瓜卒使少海波恬前

文一

七

星輝朗泊乎李昇得罪郃主遭幽德宗欲立舒王切責太
子非泌述承天之事竭抽笏之誠不幾如貞觀賊恩承乾
見廢開元割愛子瑛蒙誅哉或謂泌賢舉陽城而獨遺孤
忠之陸贄發辨盧杞而偏薦峭刻之寶參於登崇峻良旌
別淑慝之道闕焉夫知人則哲聖帝猶難持論太苛君子
勿尙使大端不察而小眚相繩將無異索瘢於白珩求疵
於良驥矣或又謂神仙荒渺哲人所譏鬼神幽冥賈生不
對而泌好奇溺志叩寂談元豈茹芝餌黃果能久視鍊丹
導引真可長生乎不知黃石本亡是之公鳴夷乃見幾而
去本潔清之勵志爲明哲之保身古之人每多寓言泌之

事無煩徵實爾



八

事無煩徵實爾

增輯傷寒類方序

曩余官京師稔潘君偉如之孝以兄子締姻好時偉如讀儒門事親書知醫未精也嗣司西路同知獄秩卑不足展抱負慨然曰活國非我分獨不能活人乎爰聚古今岐黃家言研究之由博返約探本窮源遂契靈素難經微旨而窺仲景之奧值粵氛起驛路阻遣戍之犯留禁拱極城多疾病偉如日按視處方親予之湯獄無死者由是遠近爭求療治罔不應亦罔不效名噪甚咸豐五年七月應

召至京進

文二

十

壽康宮視脈遇奇矣其令天津牧昌平也皆廣施良藥以己境內之疾迨擢天津守兵火新經疫大作偉如妙製一方銀板傳布全活無算今偉如以監司典推東海誠和中外晉都轉銜受任日重駸駸乎將擴其向之活人者而活國矣然活人之志不稍懈取所讀傷寒類方暨神農本草長沙歌括傷寒附法都爲一編將付手民以便後學誦習適余至之眾出以相示且曰仲景傷寒論與金匱相表裏學者必先讀傷寒論次讀金匱方識證治又曰傷寒論之六經卽百病之六經病雖百變經則有常凡臨證惟以六經爲主治病必無差謬若不究病根祇以多熱爲陰虛多

寒爲陽虛特僞術耳能愈病乎尙憶丁巳戊午間偉如寓
都門士大夫競相延致他醫不能治之疾得偉如一方卽
立起會目擊其拯救之神而今所纂述與其持論乃平易
若此可知醫無奇術惟在取法乎上熟讀深思毋泛鷺毋
嗜奇毋惑於邪說庶幾古昔活人之法日益講明而天下
可無天札願以告世之讀是書者

擬邱希範與陳伯之書

遲頓首恭問陳將軍無恙將軍勇奮如貔氣吞虓虎挺賁
育之偉質慕韓彭之奇勛昔遭時會攀龍附鳳轂推專閫
爵列上公英聲赫奕震耀當世不已壯乎奈何明珠一朝

文二

二

投暗覩顏旃裘之羣屈膝穹廬之內抑何愚也原君北轅
之意本無重疊徒以未達事機惑於羣小倉皇失措千里
毫釐國家如天之量含垢匿瑕指白水以爲盟推赤心而
相示此舉世所共知將軍豈不悉也夫管仲射鉤小白而
擢用於齊廷季布窘辱沛公而褒崇於漢室况將軍本無
射鉤窘辱之嫌而渥受擢用褒崇之典過而能改往哲所
尙自新有路何憚改圖主上錄功宥罪恩重法輕將軍先
隴馬鬣依然田里未收骨肉無損周公阿杜悵望藁砧其
能恣然於心乎茲者羣公列辟濟濟在廷或贊中朝之化
或膺閭外之寄河山帶礪傳之無窮而將軍獨失足迷津

陷身異域能無悔旃且以符堅之梟雄一戰遂亡李勢之
恃險偏師可滅可知炎威所照冰雪立消天無二日卒定
於一胡人紫色蛙聲餘分閏位部族離心自相吞噬虜運
將傾屈指有日行將繫南越之頭縣郅支之首而將軍立
足於沈舟之側棲身於巖牆之下詎非大惑哉方春鶯聲
在樹陌上花開都麗江山燦若金粉故鄉風景縈君夢寐
此廉將軍所以思用趙卒班定遠所以願入玉門也望鑒
彼膠柱妙此轉圜今明天子在上率土歸仁交趾企踵比
肩輸忱南海明珠競獻闕下越裳翡翠爭貢京師獨北狄
掘強尙勤天討耳中軍臨川殿下以介弟之親率六師之

文二

三

衆擒渠伊洛掃穴嶠函功名之會實在於斯敢布腹心君
其圖之邱遲頓首

黑水考

詰經精舍程作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導黑水至于三
危入于南海經文雖簡然黑水流貫二州之境經三危而
入南海甚明鄭君於梁州下注云自華山之陽至於黑水
於雍州下注云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於導黑水下引地
記曰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當
黑水祠黑水出南脇詳釋鄭義蓋謂黑水在徼外梁雍二
州皆以是爲西界梁州兼以爲南界猶之青徐同以海岱

爲界徐揚同以淮海爲界也其水經鳥鼠以東岷山以北積石以東之三危山而入南海足證三黑水是一或分爲二水或分爲三水均非揆諸作書體例舉大川以表疆域必取稱名無混長流不廢者以昭示後人或疑昔有今湮固謬卽妄舉弱小之水以當之衆說紛紜皆無足辨酈氏據山海經謂黑水出張掖雞山張掖在河北三危在河南黑水何由越河而南乎疏謂三危必在河南戴震水地記謂黑水三危不在河北是已漢志注云黑水出汾關山樊綽以麗江爲黑水今考諸水皆入江而後入海所入東海而非南海與經俱不合蓋夏之九州西被流沙極爲廣大黑水列在五服爲著名巨川故禹之施功不後於江河至殷周中國境蹙雍梁之地多滋他族迨漢武通西域開西南夷而正西徼外蕃族所居黑水淪蠻荒中無從考證宜乎鄭君謂今中國無之杜佑通典亦云自三危以北莫考其原自三危以南不知從何處入海矣我

朝輿圖式廓超越前代西域如青海衛藏喀木大小金川均同郡縣蓋可得而稽矣夫水行西徼外入南海必道雲南雲南大川有三金沙江瀾滄江路江也金沙江發原西蕃諾莫渾五巴什山之分支之東由緬甸入海所入固是南海而去梁州甚遠瀾滄江發原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

之西由交趾入海李元陽指爲黑水引元史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至其國爲證胡渭駁之且其去雍州亦略遠由雲南入海之大川足以當黑水者其潞江乎按星宿海在巴顏拉山東北三百里此山卽古積石也四川邊外九里古拉達古之岷山也潞江發源處當大流沙之東四周大山中平野有池三皆黝黑匯爲布哈淖爾西北流百餘里爲額爾機根淖爾又東北流八十里轉而東南一百五十餘里爲哈喇烏蘇蕃語哈喇黑也烏蘇水也其地東當岷山在積石西南烏鼠在其正西山又遙直燉煌縣之南少西由是言之三危卽衛也今青海及衛地爲雍州

文二

五

西陲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今哈木金川爲梁州地故曰華陽黑水惟梁州今據水地記及近時黃氏宅中黑水辨爲說證之經文注義而無有不協者也

煙臺山新建龍神祠瞭望亭記

代

齊人十里轉而東南一

煙臺山去福山縣治三十里而近東海際天至此一蓄通爲汶港涵碧百頃茲山崒然倚海而立崆峒奇山若拱若揖之采在左如屏斯植中地開衍外形險固誠海疆一要衝也在昔濱荒未通市易

法以當黑水者其隘在平海里

文宗皇帝在位之十年和議旣成詔許西人仍於各口通商並增益海口數處則煙臺山與

焉於是英吉利佛蘭西米利堅荷蘭暹羅諸國火艦風輪
交抵山下而閩廣蘇浙遼左津沽南北浮海之市舶河南
山西遵陸之行賈以至濟南東昌營殖以生者摩肩交趾
淹楫滯輪畢集茲土市易之盛匹香港而亞上海而通商
伊始西人無尺寸之土以列闐闐則將盡山上下租地而
屋之門戶關連翼排鱗織

皇帝嗣位之二年某以非才分巡登萊青道實司東海之
權旣視事乃進賓佐而言曰維煙臺中外雜糅地又重險
宜有肅觀瞻置防衛之所庶幾市易之人其處可久則皆
曰然而煩言方積或搖或持筆舌並爭久而始定於是攀

文二 六

涉巔頂綜覽地勢得礮臺四旁官地三畝附近民地未經
租出者六七畝爰於四年 月創置一亭於礮臺上臺之
陽開軒三楹翼以旁舍繚以外垣凡有舟楫不虞之失島
嶼竊發之姦坐而燭之先事救弭使中外之人安如其家
財貨益集課稅加益者於是乎在又於五年 月 日於
礮臺之陰建龍神祠一所凡若干楹朔望致虔並於殿中
陳設香案元旦冬至暨

萬壽聖節恭率僚屬行朝賀之禮使海外諸國識中夏之

體懷

天子之尊者於是乎在於 月 日告成計用銀若干兩

用工若干人木石之料若干 月 日宴賓客以落之酒
半有起而言曰公之作觀也肅而慮患也詳中外則均賴
以綏戢茲役也宜文諸石某曰茲則何事于文某惟是
朝廷威德加於無外波臣率職海若守官驚濤駭浪盲風
怪雨息滅不作鮫蜃鯨鱣殺人之物不生桅檣帖妥在險
若夷其來益多而某得於節候之至衣冠肅拜時進西人
告以

天子仁聖總攬

萬幾不問海內外苟在所覆一思安集凡爾諸國與吾四
方來止之民市易均平毋生瑕釁以遺

文二

七

天子之憂而罪道臣以不職如是而已賓佐曰是乃我公
築廟建亭之意也其可無文某無以謝遂記其事刻之亭
上後之覽者可以觀焉

書權德輿辨亡論後

昔陸機作辨亡論著吳之所以興廢甚晰權德輿辨亡論
繼機而作也前漢之亡史臣以成帝爲基禍之主後漢之
亡章武君臣歎息痛恨於桓靈其言足爲人君殷鑒而德
輿於兩漢之亡獨歸罪張禹胡廣其責張禹指成帝至禹
第示以吏民所言一事其責胡廣指議立清河王一事以
禹之經營廣之老成非無可稱乃憚權臣之強一則隱忍

不言一則依違遷就釀成大患身爲厲階德輿之論不可謂刻要之兩漢之亡皆亡於外戚前漢外戚之盛萌於竇嬰田蚡爲相至王鳳領尙書事而衅成矣後漢外戚之盛始於竇憲爲將至梁冀爲大將軍而禍亟矣鳳之後因有王莽冀之後乃有何進王莽之攝奄爲新室何進之敗遂啟當塗蓋其由來久矣

俞雲史先生行略

先生姓俞氏名焜字昆上雲史其自號也先世自徽遷杭祖派以名孝廉爲慶元校官罷官里居教授負笈者不遠數千里翕然稱經師父楷不仕並以先生貴

文二

八

贈通議大夫先生幼喪母陳氏繼母杜氏撫如己出有過輒自責繼以泣蓋傷毛裏不屬未欲加笞也先生由是感奮自少卽力學十餘齡附讀於族叔某家塾師爲明經葉古渠先生之田武林名宿也以先生姿稟卓越多所啟發或譖之居停主人謂先生偏厚於附讀者葉先生遽解館歸攜先生卒業於家未幾以諸生受知於山陽汪文端公蔣礪堂相國旋中嘉慶丙子科舉人庚辰成進士入詞館道光八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力杜請託所得士皆樸學十三年補授江西道御史時海內清宴而臺中以搏擊爲能者多先生謂時無大姦慝而寬於律已嚴於繩人不可

爰究心各部利弊隨時陳奏有經刑部議準纂入條例者
十四年

欽派稽查崇文門時城闈苛擾之習已積重難反同奉
命者滿洲薩御史霖亦旗員中錚錚者先生與之約已至
西散凡一切酬應簡牘生徒課藝皆攜之公所濡墨使胥
徒無舞弊之隙是歲十月有廣東委員某解餉至京苦額
外需索與吏役支梧輒被毆先生與薩君具摺糾之後委
員仍不得直而御史已中忌一日監督某招兩御史飲酌
而言曰願各以千金爲壽意欲脅之成仗馬也先生毅然
卻之遇事持正如故監督益讎御史迨差滿而崇文門稽
查之御史遂裁撤矣先生剛正之操大率類此十五年轉
河南道御史嗣又轉京畿道御史十六年俸滿截取
記名以繁缺知府用又京察一等

文二

九

記名以道府用而先以截取到班選授河南彰德府知府
十七年到任郡之人士文體卑弱久不利棘闈先生選先
正文俾誦習又爲辨聲韻講偏旁諸生始奮科名乃日振
其爲政以培養元氣寬卹民力爲主歲歉煮粥以振且置
粥擔數十挑赴各鄉食之懼鄉僻之不霑旣也民皆頌其
清惠而不務赫赫名故在郡十年不調二十三年河決中
牟調充引河總催次年總理引河凡所需米鹽夫馬薪芻

之資皆輦自郡署不支官中一錢親串中有覓差覓館者
贈以已資而不爲之謀蓋念國家度支方絀居官者皆當
潔已奉公而不可以私瀆也

欽差尙書公敬文愨公徵廉知其實復
命時稱爲河南清官第一工成奉

旨以道員用二十七年

簡放直隸永定河道先生方至保定謁大府而大府某欲
以永定道一缺畀其私人密摺陳奏遂有湖南衡永郴桂
道之調先生乞省墓假旋里取道江西赴楚故事南省監
司道經北省晉謁制府先至南省者卽不應往謁制府先

文二

十

生本欲自鄂而湘晤同年生費方伯開綬於南昌方伯謂
制府正在湖南閱兵至湖北則相左不如徑赴長沙先生
從之詎意到長沙時制府先一日行矣遂以故事不復渡
湖而制府憾焉二十八年奏署湖南臬司時新鄉有京控
案邑令解犯逾限制府遽參奏謂邑令有意遲延臬司不
嚴催均難姑容請一併嚴議

成皇帝疑州縣公事遲延何以嚴議臬司旣而思必臬司
不勝任故總督以此參劾顧謂冢宰恩文肅公桂卽歸速
奏可矣於是先生遂降調湘中士大夫咸惜之方降調之
命未至新甯適有軍務向應臬司帶兵往勦馮中丞德馨

謂先生勉請一行可光復也制府亦中悔致書中丞自咎
孟浪卽當爲請開復而先生歸計決矣先生素懷沖澹謂
自此可息林泉會不數年而粵氛起咸豐三年賊竄金陵
奉

旨與戴文節公熙周觀察澍辦理本省團練爰設協防城
守等局於省城宗陽宮凡修城浚濠練民兵演火器建礮
臺諸事同心籌畫不辭勞瘁並設立粥廠以食貧民後周
觀察澍溘逝則責益專而勤益甚又因餉需不繼節次勸
捐接濟並五次倡捐屢經前撫院奏獎

賞還原銜並給予隨帶加級九年賊擾徽州各縣有餘杭

文二

七

北鄉積匪胡萬成與臨安匪徒陳玉峯聚眾鉤賊內犯先
生誦得之適同年徐廉訪宗幹新履任先生密商擒斬內
姦乃絕十年寇益逼近先生商派滿洲成君某管帶局勇
隨段觀察光清往守獨松關以扼要衝二月逆匪李秀臣
率眾犯杭先生隨同在城文武晝夜登陴防守二十七日
夜將盡賊從清波門外潛窆地道入城前撫院羅壯節公
遵殿戴文節等同時殉難維時城東北隅柵欄堅固先生
率勇施放擡鎗箭石憑柵固守與滿營爲犄角勢猶思曙
賊出城相持五日殺賊多名火藥長箭俱盡羣賊悉力攻
破柵欄先生率勇巷戰良久手刃數賊因眾寡不敵被賊

予傷左頤刀傷咽喉登時陣亡而逆匪卽於是日潰奔說者謂杭城甫陷旋復由於滿城尙存而滿城之存由東北柵欄之犄角先生之守柵巷戰厥功偉焉先是王壯愍公有齡守杭勸捐操切有世家子產貧薄而當道以宦裔疑有厚資勒索之先生爲白其實壯愍疑其沮撓又入譖者言謂先生薄壯愍之不由科目壯愍憾甚迨壯愍撫浙於戴文節公之殉難專摺入告而於先生之陣亡則入於死事眾紳民中彙奏且槩曰紳士未具官階經部行查而後奏上先生與文節階級雖不同而行誼同捍禦同卽從容就義與慷慨捐軀亦不同而同而卹典殊焉則專摺與彙

文二

七

奏之異也揆諸公論未能盡愜同治三年經洪御史昌燕陳奏奉

旨準建專祠頃又經同鄉鉅公籲請撫院奏加諡典此誠三代直道不泯於今潛德幽光久而必發者矣先生至性過人於親養以色祭以誠與兄煜友愛終身無閒且篤恩誼厚宗黨好引掖後進少受葉先生之教旣貴而葉先生逝教其子贍其家刊其敦怡堂文彙道光丁酉葉先生子慶萱舉於鄉乃大喜招至署讀書延主畫錦書院加惠無已迨慶萱以大挑知縣之官猶以其未捷南宮爲憾爲諸生時依外舅周觀察繼炳觀察館甥優渥而督課如嚴師

及先生出守觀察已歸田歲致數千金或勸留有餘以爲周氏他日計先生曰我酬大惠務逮我外舅之親見焉敢稍涉術數哉此其報知己之大者他若篤師門敦故舊濟貧乏未易殫述也登賢書時巖業例致程賀銀二百兩適有堂弟某不祿遺一寡二孤一女無以資生先生以二百金託人權子母以贍之熒熒者倚以舉火累十數年又教兩孤皆成立族之人多業巖中落則窘甚先生官鄴郡時每歲必寄千餘金至杭分贈宗戚解組後市餘杭田二百五十一畝立施敦睦惠取斯於承德宗振宜四戶敦睦取斯承德振宜皆堂名而施惠於宗者先生志也每歲收所

文二

三

入按月分助族人蓋取范文正公義田之實而隱其名追念繼母杜夫人之賢厚卹杜氏與陳氏等其篤於父母黨又如此所成就後進如戊子門人鍾太守裕喬太守晉芳陳侍御山嶠暨沈中丞桂芬其尤著者先生嚴氣正性而施摯善誘感人者深出門下者皆粹然有儒者氣象平居不甚喜吟詠偶有篇什皆沈博典碩彙俱散軼於時文肆力最深現有百篇存其壻吳興沈氏昔葉先生嘗謂先生曰子之文可以榮世矣若猶靳於傳世焉者其實先生之文湛深經術勃窣理窟幾欲步趨先達陳句山太僕其傳世也亦宜現擬料理付梓以惠後學其刊入登瀛課藝者

特數篇耳先生梗概略具於此其他懿行素不肯舉以語人則闕焉弗詳者正不知凡幾矣

壽星贊

石存鄴郡關廟中

老人有星是居南極於爍其光掩映旗翼在昔炎漢載顯其靈惟明賢藩載圖其形爰勒貞珉以垂永久神出古異身齊厥首弧南綯采壽域宏開懸之座右用祝臺萊
大言小言效連珠

臣聞蚊睫甚細蟪蛄託之以成巢蝸角至纖蠻觸據之以建國何則造化之巧非羲和所畢窺物類之繁非離朱所盡測是以莊生喻馬爰析微塵宋人刻猴但憑鉤棘

文二

齒

臣聞獸塞流沙骨有竅而走馬鵬搏北海翼垂天而爲雲何則拘於域中者識陋遊乎象外者見真是故鼇足胡高媧皇植四維以爲極鳥背胡廣王母行萬里而無垠

大言小言效連珠

良義翊首感南嶽采壽冠空闕繼之祖古用跡臺萊

其靈辨博賢藩載圖其形爰勒貞珉以垂永久神出古異

老人有星是居南極於爍其光掩映旗翼在昔炎漢載顯

壽星贊

石存鄴郡關廟中

人則闕焉弗詳者正不知凡幾矣

特數篇耳先生梗概略具於此其他懿行素不肯舉以語

